WIRE

国际特赦组织通讯

2014年 7/8月
第44卷 第4期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2014年6月4日，香港示威民众手持烛火，参加中国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纪念晚会。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纪录，今年至少有30名行动者因参与「六四」纪念活动，而受到中国当局迫害。

© 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INSIDE THIS WIRE

有如空气，给我们生存的力量
法莉妲．阿拉斯的弟弟被监禁并遭受酷刑，她必须在进行抗争与放弃间做出抉择。第5页

疗癒空间
来看看英国一座绿意盎然的花园如何成为酷刑倖存者的避难所。第6页

为了让他们不被遗忘
两名不同世代的女性告诉我们，为何她们愿意写信为陌生人争取自由。第8页

别慌张——快按下求救按钮
一款新的手机应用程式帮你及时获得其他行动者的保护，免遭绑架及酷刑。第12页

给生命一个机会
如果妳已开始阵痛，救护车却迟迟不来，妳该怎麽办？南非农村妇女提及自己在寻求妇产科医疗照护时遇到的各种困难。第14页

该为谁修筑堡垒
欧盟耗资数百万元把人们挡在国界之前，导致欧洲堡垒的人道成本不断上升。第18页

「我们不再恐惧」
她们的丈夫、兄弟和父亲因为批评政府而被监禁，但这些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女性仍持续抗争。第24页

其他内容
挑戰布吉納法索社會對女性的歧視（第3页）；「停止酷刑」运动在全球各地展开（第10页）；国际刑事法院幕后故事（第20页）；全球声援——写一封信，停止酷刑（第22页）。

国际特赦组织出版部2014年初版 www.amnesty.org © Amnesty International Ltd Index: NWS 21/001/2014
依您印数位创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採用再生纸及环保油墨
发行人 / 谢若兰
发行所 /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
地　址 /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65巷14号3楼
中华邮政台北杂字第1019号执照登记为杂誌交寄

版权所有，除非出版者事先同意，请勿加以翻印、储存于任何检索系统或以任何电子、机械、影印、录影等方式流传内容。

Cover image © Amnesty International

编者手记

酷刑就是你我的事

你如何支持曾遭受酷刑的人？本期WIRE深入探讨这项议题，同时纪念6月26日「国际支持酷刑受害者日」。

这一期我们专访了法莉妲．阿拉斯，瞭解她从不放弃营救她的兄弟阿里（Ali）的原因；我们在伦敦一座僻静的花园内发现，国际特赦组织的传奇人物海伦．班伯（Helen Bamber）留下的心理治疗法，仍在造福酷刑受害者；另外，我们访问了两名女性，儘管她们的背景截然不同，却同样日復一日为素昧平生的人们发声；本期同时也介绍新开发的手机应用程式「求救按钮（Panic Button）」如何帮助保护行动者的安全。

从这些精彩的故事中，我们找到了答案，那就是以同理心支持酷刑受害者，永不放弃，与他们并肩向前，给予重新展开人生天地的机会；关注他们，直到正义获得伸张，并确保酷刑不再发生。

请加入我们，一起支持阿里、艾芙烈达、克劳蒂亚、狄洛蓉和摩西斯（详见第22–23页）。

团结起来，我们必能停止酷刑。

关于WIRE

阅读WIRE线上版和LIVE WIRE部落格
www.livewire.amnesty.org
在推特上追踪我们：@AmnestyOnline
加入我们：www.amnesty.org/en/join

订阅方式（一年六期）
国际版
Email: wire.subscribe@amnesty.org
Tel: +44. 20. 7413. 5814 / 5507
35英镑 / 54美元 / 41欧元

国际中文版
Email: info@amnesty.tw
Tel: +886 (0) 2. 2709. 4162
每本新台币250元 / 港币75元

订阅一年份（一年六期含邮资）
新台币1,600元 / 港币700元

人权行事历

好消息及最新人权讯息

为俄罗斯自由发声 #SpeakOut for freedom

许多俄罗斯民众说他们的国会是「疯狂印表机」，不断疯狂通过新的法律，以新法箝制人民抗议、异议或批评政府的权利。自2012年以来，已有数百名和平示威者遭逮捕、拘押或被处以钜额罚金，非政府组织也遭到攻击，独立新闻网站如www.grani.ru，纷纷被封锁，并以反极端主义和反诽谤的法律压制异议人士。

「沉默代表同意」是一句俄罗斯谚语，请不要保持沉默，和俄罗斯行动者站在一起，在推特上加入我们：

#SpeakOut for freedom

印尼：宗教不宽容

祈祷时吹口哨、自称先知或得到上帝启示，在印尼，凡是涉及这些行为，可能被判以5年的牢狱之灾。

印尼当局日渐频繁地利用「反亵渎法」，一旦被认为侮辱伊斯兰教或其他官方宗教，将以此法要求噤声或判处刑事罪名。

儘管印尼长久享有「宗教宽容天堂」的美名，西方各国政府更视其为民主楷模，但近几年来该国的宗教自由已逐渐消逝。

瞭解更多印尼宗教不宽容的荒谬事件：

http://bit.ly/IndonesiaIntolerance

中非共和国：持续施压

感谢67,000多名连署者，和我们共同保护中非共和国平民，我们已在5月将大家的连署送交美国有关当局，要求美国支持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到中非共和国。我们正在持续施压，确保9月前联合国能有效执行这项任务，也将在7月公佈该国人权危机的最新研究报告，包括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等罪行。

透过我们的互动地图瞭解更多详情：

http://bit.ly/CARmap

甘比亚：不再恐惧

7月22日，甘比亚庆祝总统叶海亚．贾梅（Yahya Jammeh）执政20週年，但并非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值得庆祝的日子。许多记者、政治反对者和人权行动者，都在他的统治下人间蒸发或遭受酷刑，国际特赦组织曾经声援的艾宾玛．曼内（Ebrima Manneh）和伊曼．巴巴．雷（Imam Baba Leigh）都是受害者。

我们将发动全球行动来纪念这天。

瞭解更多资讯，请在脸书上加入我们：

www.facebook.com/amnestyglobal

或email至：francois.patuel@amnesty.org

斯里兰卡：重大胜利

历时5年，要求斯里兰卡究责的运动，终于赢得了重大胜利！2014年3月27日，联合国表决通过，对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政府军和武装团体犯下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展开独立调查。国际特赦组织多年来不停为此倡议，包括最近的#TellTheTruth行动。联合国的调查行动已为成千上万曾遭酷刑、绑架和其他迫害的倖存者带来了新希望，我们将和他们共同努力，在未来一年监督调查过程。

© Reuters/Ioedson Alves

巴西原住民团体在首都巴西利亚国会前抗议，一名团体成员踢出足球，上面写着「拒绝世界盃（NO FIFA）」，摄于2014年5月28日。巴西全国各地陆续发生大规模群众示威活动，抗议社会不公和主办世界盃的昂贵成本。警方时而过度使用武力，发射催泪瓦斯弹及橡皮子弹驱散民众，国际特赦组织全球支持者已向巴西政府发出超过10万张「黄牌」，提醒政府示威抗议并非犯罪行为。请在7月20日前到以下网站发出你的黄牌：www.aiyellowcard.org 并观赏我们的线上影片：http://bit.ly/NoFoulPlayBrazil

不再为性暴力找藉口

「我的身体．我的权利（My Body My Rights）」是国际特赦组织发起的性与生殖权利运动，自今年夏天开始，已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西亚施压，要求这些国家停止为性暴力找藉口，并废除歧视女性的法律。2014年1月，摩洛哥－西撒哈拉已废除允许性侵犯藉由与被害人结婚脱罪的法律，但类似的法条仍存在于阿尔及利亚和突尼西亚。此外，歧视女性的条文，如根据被害人是否为处女以决定性侵犯的判刑轻重，也仍存在摩洛哥的法律之中。

请在7月31日前参与线上连署：

http://bit.ly/stopmakexcuses

得奖的是…

菲律宾伊洛伊洛小组（Iloilo Group）这幅炫丽的画作（右图），是「我的身体．我的权利」艺术徵件竞赛的5件优胜作品之一。这项徵件竞赛与全球运动一同于今年3月起跑，收到了数百件参赛作品，来自世界各地的自拍、艺术创作等作品，告诉我们性与生殖权利对作者的重大意义，我们将根据作品的原创性、困难度和与主题的相关性进行甄选。

请欣赏优胜作品，看看得奖者如何脱颖而出：http://bit.ly/mbmrwinners

© Amnesty Internation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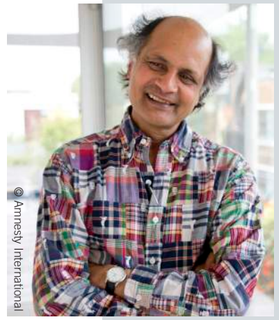
来函

我们永远期待你的回馈和建议！

thewire@amnesty.org

火线传真

挑战社会观念



© Amnesty International

西非研究員蓋譚．木托（Gaetan Mootoo）和國際特赦組織支持者討論在布吉納法索為保護性與生殖權利的抗爭。

你很难叫醒装睡的人，克莱儿．容巴（Claire Rouamba）一开始就引用这句非洲谚语，表示要和自以为瞭解一切的男性沟通观念有多麼困难，她说在地女性是有力量的，但她们遇到重重阻碍，主要来自社会压力：别人会怎麼看我？

我在布吉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Ouagadougou）和克莱儿聊天，聊到女性决定是否或何时生小孩时所遇到的困难。我刚到瓦加杜古时，她正忙着在乡村偏远地区倡导这项议题，今天终于有空到我住的旅馆交流心得。

在我们谈话过程中，克莱儿告诉我一名女性因为使用避孕器而被丈夫遗弃，她解释说，丈夫会认为妻子使用避孕器是在欺骗他们，怀孕被视为「忠于婚姻的证明」，年轻女性若企图避孕可能被怀疑「滥交」。

克莱儿．容巴是松塔巴妇女合作与发展协会（Association Songtaaba des femmes unies et developpement，简称AFSUD）的主席，该组织位于唐津达苏里（Tanghin Dassouri），是距离瓦加杜古35公里的小镇。我们初次见面是2008年，那时我去布吉纳法索研究孕妇健康问题。

克莱儿起初在唐津达苏里的社区中与当地妇女合作，解决获得乾淨水源的问题，现在她致力于促进当地女性的生殖健康权利，和我记忆中的她一样精力充沛，也同样坚信透过行动能支持女性争取独立。她表示，唯有独立，女性才能去除寻求避孕时所遇到的财务困境，而这必须透过教育和倡导，才得以达成。

松塔巴妇女合作与发展协会透过各种活动，在14个村庄招收了800多名成员，克莱儿的目标是把唐津达苏里所有35座村庄都纳入其中。她微笑着说，该协会800名成员中已有100名男性。

克莱儿对我们当时的研究和倡导工作贡献良多，从那时开始，我们也尽力协助让她的工作获得更多关注。透过国际特赦组织「我的身体．我的权利」运动，我们合力在布吉纳法索为共同目标奋斗，让每个人都能获得性与生殖健康的服务和资讯。

© Filip Claus

有如空气给我们生存的力量

当你的家人遭到非法监禁及酷刑逼供，你该怎麽办？

「当你的弟弟被监禁刑求，你有两个选择：抗争，或弃他于不顾。」法莉妲．阿拉斯（Farida Aarrass）选择抗争。

法莉妲是相当值得敬佩的女性，她有 7 名子女，平时在比利时布鲁赛尔援助游民的组织工作。过去 5 年来，她为弟弟阿里（Ali）四处奔走，争取正义。

阿里因恐怖主义的罪名被判 12 年徒刑，正在摩洛哥服刑，他否认所有的指控，表示自己遭受酷刑逼供才被迫认罪。我们曾在本刊的 5/6 月号刊载，他亲笔描绘自身经历过的种种酷刑。

目前，全世界国际特赦组织的行动者正在进行「停止酷刑」全球运动，阿里即是我们的声援对象之一。今年5月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摩洛哥当局宣佈将调查阿里遭受酷刑的案件，目前我们正在确认这项讯息的正确性。

而法莉妲也告诉我们，来自国际的声援为阿里全家带来什麽样的改变。

还原阿里的人性样貌

「阿里和我关係非常亲近，我相信他是无辜的。许多人说『有烟必有火』，他一定做了什麽坏事，〔西班牙、摩洛哥和比利时〕政府把我弟弟说成是恐怖份子，跟恶魔一样。

「渐渐地，我认识了这些支持我的人，他们的支持，恢復阿里的人性面，还原我弟弟真实的样貌，对我来说真的太重要了。

「阿里一直都是个人格高尚的人，从未做过任何伤害别人的事。

「我们收集许多熟人对我弟弟的看法，做成纪录片、出书，让比利时电视台报导他的案件。

「愈多人瞭解他发生了什麽事，我们就愈不害怕，许多陌生人如政治人物、律师、行动者，开始关注我弟弟的故事，他们发现这是一个极不公义的案例。」

不能被遗忘

「阿里每天都在担心会再度遭受虐待，但大家的支持使他获得力量，『对囚犯来说，最糟的就是被大家遗忘，』他说。

「我没有一天醒来时不想着阿里，没有一晚睡前不想到他，他随时随地都和我们同在，他也很清楚这一点。

「若没碰上麻烦他就会打电话给我，没接到他的电话就是家人最大的折磨。他可以收信，但无法回信，信件寄不出监狱。

「当他知道联合国和国际特赦组织正在为他的案件努力，他感到非常欣慰，觉得自己身上背负的恐怖份子罪名已逐渐淡去。」

奋战到底

「阿里表示应利用他的案件，使引渡和酷刑就此绝迹，他对我这麽说：『我希望自己是最后一名受害者。』他们对待囚犯十分粗暴，他不希望自己白白受苦。

「支持我们的人，是这场抗争最美好的部分，他们带给我们精神力量——就像从撒哈拉沙漠的另一端，送水给濒临枯竭的人。他们，还有你们，有如甘泉，维持我们的性命；有如空气，给我们生存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全由此而来。

「我们不再感到孤单，我们心怀感激。请奋战到底，因为许多遭受非法拘留的生命，都仰赖你们的支持。」

採取行動 > > >

你的讯息可以帮助阿里：http://bit.ly/JusticeForAli

疗癒空间

酷刑会彻底击垮人们，在伦敦一处僻静的花园裡，这些酷刑倖存者聚在一起，互相陪伴、给予力量，慢慢重建自我。

© Room to Heal

萝莎（Rosa）撩起她的裤管，给我们看膝盖附近的咖啡色斑点，那是她在东非被迫卖淫后，遭监禁数月而留下的伤痕。

「我怎麽可能忘得了？」她问道。「每当我看着自己的身体，就会想起他们对我做过的事。」

这天下午，萝莎来到伦敦一座绿意盎然的花园，遇见在其他地方都不可能找到的同伴，他们有两个共同点：都是酷刑倖存者，也都参加了「疗癒空间（Room To Heal）」计画而来到这裡。

萝莎至今仍感到身心俱疲，当她谈到她们姊妹俩如何被绑架、殴打、性侵，而后被迫卖淫、走私毒品时，仍会放声大哭。她明白当时她若不照做，连性命也保不住，她曾看着其他女孩被活活打死，并被迫旁观弃尸。不到一年，她的妹妹也成了亡魂。

不幸中的大幸

这麽说有点怪，但萝莎是少数的幸运儿，她找到了「疗癒空间」，一个提供专业心理支持，服务遭受酷刑或类似暴力事件的倖存者和寻求庇护者的「疗癒社群」。

「酷刑倖存者被彻底地击垮，他们的身、心、灵都被摧毁了。」疗癒空间创办人、律师兼精神医师马克·菲许（Mark Fish）说。

马克曾和海伦·班伯（Helen Bamber）同事多年，海伦曾参与创立国际特赦组织，后来又陆续成立「关怀酷刑受害者医疗基金会（Med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are of Victims of Torture）」，现更名为「免于酷刑的自由（Freedom from Torture）」，以及成立海伦·班伯基金会（Helen Bamber Foundation）。

社群的力量

马克觉得海伦身上有一股自然的力量，能够「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畅所欲言，说出在别处不敢表达的心声」。1945年，20岁的海伦前往德国伯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担任救难志工，她在那裡遇见的「灰色幽灵（grey ghosts）」启发了她一生的志业。

海伦倾尽一生协助世界各地的酷刑倖存者，在乌干达北部某次的冲突解决任务中，马克受到她的启发，在2007年创办了「疗癒空间」。

「疗癒空间」致力发掘社群的力量，鼓励人们一同烹饪、一同歌唱，一同探索大自然，养花种菜。

「正因为酷刑是由另一名人类施加在我们身上，所以造成如此庞大的伤害。」马克解释。「这意味长期而言，最深层的疗癒来自与他人重新建立连结。」

大哭大笑

在这裡，萝莎找到能够彼此瞭解的伙伴，比如说，艾米尔（Amir）因身为音乐家也曾遭受酷刑，亚曼德（Armand）因为记者身分而被关进监狱，还有蕾拉（Leila），被当作奴隶囚禁在家中好几年。

其中最成功的是园艺计画，每个星期五，人们来到这个大都会中的绿色角落，一起聊天、吃吃喝喝、照顾植物。马克称之为「疗癒社群」，计画成效获得普遍肯定。

正如来自乌干达的奥凯洛（Okello）所说：「每星期三是我们接受谘商治疗的日子，我们总是要大哭一场，而每逢星期五我们来到花园，总少不了开怀大笑一番。」

心的归属

某次星期五聚会时，43岁的穆罕默德（Mohammed）提到4年没见到家人，在他逃离老家时，他的小女儿才2岁，现在已经不认得他了。

穆罕默德来自西非，原本是名热爱踢足球的老师，2010年有个难得的机会，他带学生到英国进行为期两週的足球交流，没想到回国后，当局将他痛打一顿后绑架他，还差点杀了他。

「我被带到一个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地方，」他说。「他们要我承认去英国是别有政治目的，但我说那是校园参访，跟政治没有关係。我遭到严厉酷刑，他们对我用尽一切手段，几乎让我失去性命。」

他们最后将穆罕默德丢在路边，还恐吓他无法活着看到下次选举。5天后，他从医院直接逃到英国，除了身上的衣服外什麽也没带。

左：「疗癒空间」是一个专业心理治疗的社群，服务遭受酷刑或其他形式之暴力的倖存者及寻求庇护者。
下：精神治疗师海伦·班伯（左侧戴红色头巾者）和伙伴们在伦敦参加国际特赦组织抗议活动，摄于1960年代。

© Amnesty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和萝莎一样，穆罕默德在好心的律师介绍下找到了「疗癒空间」，透过治疗，他逐渐走出严重的心理创伤；透过法律援助，他开始恢復正常的生活。

但穆罕默德真正渴望的是回家，虽然肩上压力沉重，但他谈到「疗癒空间」时总是带着微笑。「只有这裡，让我觉得舒服，」他说。「有了身边这群朋友，我不再是孤身一人，我找回了归属感。」

每週五下午的短暂时光，在伦敦迷人的小花园裡，穆罕默德和萝莎融入了这个小小的亲密社群。厨房中升起炉火，笑声荡漾，义大利麵在锅裡沸腾，大家围在炉火旁寒暄交流，萝莎的小女儿在人群中来回穿梭。

就像任何一群朋友开心地相聚，至少在此时此刻，就已足够。

* 文中所有酷刑倖存者的姓名皆为化名。

採取行动 > > >

你的讯息可以帮助酷刑倖存者，请至以下网址 www.amnesty.org/stoptorture 或阅读本刊第22－23頁。

瞭解更多 > > >

www.roomtoheal.org
www.freedomfromtorture.org
www.helenbamber.org

为了不让他们被遗忘

© Private

什麽原因让人愿意提笔为陌生人写信？

在德国国土的两端，两名女性正在写信要求释放狄洛蓉．阿布都卡地若瓦（Dilorom Abdukadirova），狄洛蓉只不过参加了一次抗议活动，却被判刑18年，目前正在乌兹别克狱中服刑。

伊尔莎（Ilse）和苏菲（Sophie）外表一点也不像，但内心拥有同样的热情，她们都是国际特赦组织「全球声援网络（Worldwide Appeal Network）」的成员，该网络从1961年开始救援良心犯至今。

光在德国，就有5,000多名行动者，曾寄出数百万封「对抗遗忘之信（letters against oblivion）」，促使近半数的救援案件正向发展。

83岁的伊尔莎．葛柏（Ilse Garbers）（上图）住在德国西南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老人安养院，她用电动打字机，每月都写出多达18封信件。

「我在纳粹德国的战争中长大，学生时代，我亲身体验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独裁统治，这些经验对我造成深远的影响。

「我一直都很爱写信，我在唸初中时，老师给我们前线士兵的资料，我开始写信给他们。这件事有悲伤的一面，有时通信突然中断，或者换成另一位名士兵回信，告诉我他的朋友已经阵亡了。

「我有两名亲戚也死在战场上，那些士兵们都还只是孩子，高中还没毕业就被徵召入伍了，他们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却没有换来更崇高的价值。

「我退休后希望继续做志工，所以就跟国际特赦组织联繫，开始学会用写信来守护良心犯的命运。

「那些被压迫者的思想深深感动了我，他们没有自由，被迫忍受酷刑和虐待，没有办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像狄洛蓉在乌兹别克发生的悲惨遭遇那样。（见右侧方框）

「我希望能为国际特赦组织继续写信，这些年来我最感动的是收到好几次回信，证明我写的信，不是电子邮件、也不是传真，而是用老方法，一个字一个字从打字机打出来的信，对方真的读过而且想要回应。

「这些信是有价值的，只要50封信裡有一封发挥作用，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 Private

20岁的苏菲．罗嘉斯基（Sophie Rogalski）（右图）住在柏林，正在学习手语翻译，热衷参与网路行动。

「2012年，我开始参加柏林的国际特赦组织妇女权利小组，这个组织很适合我，我相信我们真的可以造成改变。

「我认为声援讯息真的有用，举例来说，南韩青年柳云钟（Yoo Yun-Jong）因拒服兵役而入狱，在2013年获释，这是很令人开心的消息。

「我们的国际特赦组织青年小组写信给南韩政府，也写信到狱中为他加油打气。当然，我们知道他获释不完全是因为我们的行动，但我们仍大受激励，柳云钟出狱后，还写信来谢谢我们。

「我认为酷刑是最可怕的人权侵犯事件之一，真不敢相信直至今日，酷刑仍存在世界上那麽多地方。狄洛蓉的故事（见下面方框）真的让我很感动，她所做的不过是在抗议国家恶劣的经济情况。

「我们不能闭上眼睛，不去正视，国际特赦组织及其全球网络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我可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选择成为国际特赦组织的行动者。」

左图：伊尔莎为狄洛蓉写的

採取行动 > > >

狄洛蓉的故事

2005年，狄洛蓉．阿布都卡地若瓦在乌兹别克安地藏（Andizhan）参加一场抗议活动，维安部队开枪驱散群众，狄洛蓉惊慌而逃，当她终于回到家，竟被逮捕判刑18年。

我们认为狄洛蓉是良心犯，加入我们的「停止酷刑」运动，支持她和其他酷刑倖存者，详见本刊第22－23页，或至以下网址：http://bit.ly/dilorom

停止~~酷刑~~
全球集气向政府施压

我们的「停止酷刑（Stop Torture）」运动已于今年5月盛大展开，让酷刑议题重获世人关注，国际各大媒体新闻表示，各国政府仅在表面上立法禁止，实际上都还在使用酷刑。

国际特赦组织调查发现，世界上仍有44%民众担心，一旦被拘押可能遭受酷刑，可见酷刑是全球危机，为此我们的行动者在世界各地发起倡议行动（见右图）。

6月26日是「国际支持酷刑受害者日」，我们将与酷刑受害者站在一起，告诉各国政府，我们将密切监督他们的所作所为。

采取行动 > > >

请至以下网址观看当天活动照片并上传你的作品：
http://stoptorture.tumblr.com

国际特赦组织：全球近半数人民担忧拘押时遭受酷刑虐待

（路透社，2014年5月12日）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週二时发佈民调结果，全球近半数民众担心，一旦被拘押恐沦为酷刑受害者。

国际特赦组织：许多国家「系统性」使用酷刑

（伦敦）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指出，世界各国政府未能履行1984年通过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

2014年5月12日，美国之音

© Grzegorz Zukowski/ Amnesty International

国际特赦组织：仍有141国使用酷刑

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通过后30年，仍有44%民众认为自己一旦被当局逮捕可能遭受酷刑。

2014年5月12日，半岛电视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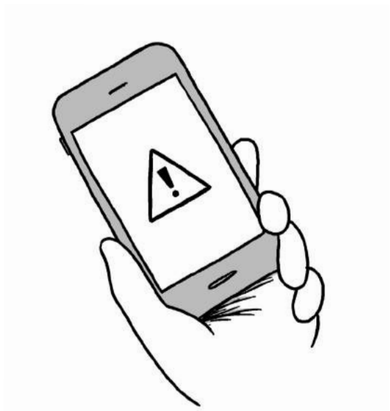
左上起顺时针：曾遭单独监禁长达29年的前黑豹党（Black Panther）成员罗伯特·金恩（Robert King），在法国巴黎参加国际特赦组织「停止酷刑」运动起跑记者会；我们最近做的全球调查得到有趣发现（详见：http://bit.ly/TortureAttitudes）；反酷刑胸章；一只来自多哥与众不同的足球鞋；国际特赦组织尼泊尔分会的支持行动；菲律宾行动者罗瑞塔·洛沙雷斯（Loretta Rosales）在伦敦出席「停止酷刑」记者会；来自波兰，站在施刑者和受害者中间；德国柏林的媒体发表会；一场在多哥举行的「停止酷刑」足球赛。
正中：瑞士伯恩的青年行动者。

所有未注明版权图片：©Amnesty International

别慌张 快按下 求救按钮

國際特赦組織新開 国际特赦组织新开发的手机应用程式「求救按钮（Panic Button）」，让人们瞭解如何善用科技保护自己，也保护彼此。

作者：国际特赦组织科技与人权计画专员，唐雅．奥卡洛（Tanya O'Carroll）



什麼是「求救按钮」？

「求救按钮」是现代的SOS求救信号。2012年，我们邀请一群程式设计师和行动者共同研发新方法，对抗人权侵害事件的发生，其中的优胜者艾美．邦萨（Amy Bonsall），专门研究如何建立「协定（PACT）」，帮助在危险环境下工作的人们互相支援，只要任何人发现自己面临危险，其他人随时可以採取行动。「求救按钮」就是因这项计画而诞生，现在已发展成安卓系统（Android）的手机应用程式，可迅速向用户手机中预设联络人发出求救信号。

如何使用？

你只要快速连续按压手机的电源开关，就能启动程式，将预设的文字警告简讯发送给3名预设联络人，如果你已开启手机的GPS卫星定位功能，该程式也会同时在地图上显示你的位置，并定时更新。这项应用程式有巧妙的伪装设计，且容易启动，所以你可以秘密使用，任何人都不会知道你的手机正在传出求救信号。

「我们觉得像苏丹这样的国家，『求救按钮』非常有用，这裡的人权捍卫者经常遭到大批逮捕拘押，而受害者的家人很难打听到他们的下落。」

苏丹行动者

「求救按钮」可以干嘛？

目前来自中美洲、东非和菲律宾等16个国家的130名志愿者和行动者，正在试用这项应用程式并给我们回馈，协助我们改善功能，我们也很兴奋，有这麼多人因此感到更加安全。简单来说，你本来或许会遭到绑架、酷刑，但若你的手机有了这项应用程式，就能让伙伴们找到你、保护你。

下一步呢？

我们还在测试这个APP，行动者可以申请加入测试计画——只要到以下网址注册：

https://panicbutton.io/#download

只要我们修正好所有程式的错误，「求救按钮」将可在Google商店和F-Droid（一个更尊重隐私的网站，提供给不愿被Google追踪的人们使用）下载。换句话说，任何人只要拥有一支便宜的安卓系统智慧型手机，就能随时随地安装这个APP，如需使用说明、安全建议和使用技巧，可上网参考：www.panicbutton.i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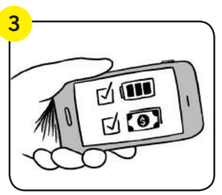
经过两年来的辛苦研发和测试后，我们很高兴「求救按钮」很快就能上线，帮助大家保护自己、保护伙伴们。我们也发现，即使是简单的科技，只要运用得当，就可以发挥作用。

「但愿我将来不必用到这个应用程式APP，但面临如此真实的威胁，『求救按钮』这项工具在紧急时刻便能派上用场。」

菲律宾行动者

找个安全、安静的地方，花时间设定「求救按钮」

确认你的联络人可以随时採取行动



检查手机话费和电源是否充足

快速连按电源开关，启动「求救按钮」

你的联络人将收到求救简讯和你的最新位置

All illustrations © Tim Gaedke

数位安全讲师正在进行「求救按钮」训练课程，教来自中美洲女性人权捍卫者组织（Meso American Wome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Initiative）的行动者如何使用该程式，2014年4月摄于萨尔瓦多。

© Amnesty International

瞭解更多 > > >

在我们的部落格上获得更多「求救按钮」的最新讯息：www.panicalert.tumblr.com

给生命
一个机会

为何南非有那麼多孕妇和新生儿母亲死去？农村妇女说，爱滋、诊所问题、歧视和交通不便都是原因，她们希望孩子们能拥有更好的生活。

她们描述自己在寻求必要的医疗照护时，通常会遇到哪些阻碍。

葛瑞丝．恩格玛（Grace Ngema）是一名社区和妇权运动者，她住在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Natal）纽摩温村（Njomelwane），访问当天她在农场家中迎接我们。

我们从约翰尼斯堡向东南方跋涉近400公里，为的就是来找她和其他农村妇女，谈谈自己在寻求妇产科医疗照护时面临的困难，因为保障妇女及女孩性与生殖权利，关键就在于妇产科。

和众多南非女性一样，葛瑞丝不只照顾自己的孩子，也帮忙照顾其他小孩，她总共要照顾11个孩子，包括自己的孙子和两名青少女。

「爱滋对我的社区、甚至对我的家庭影响甚剧，」她说。「我丈夫的儿子死于爱滋病，留下这3名子女，我觉得我必须好好扶养他们长大。」

5倍死亡率

如葛瑞丝所说，这种病毒的影响范围很广。

南非的怀孕妇女几近1/3皆感染爱滋，她们的死亡率比起未感染的孕产妇高出5倍，南非政府表示，过去10年来孕产妇死亡率骤升的部分原因，就是感染爱滋的比例很高。南非每年约有1,400名女性在怀孕时或分娩后死亡。

葛瑞丝的工作包括在乌东古卢区（Uthungulu）支持农村孕妇和新生儿母亲，巡视危险区域以保护新生儿，这名了不起的女性已成为当地社区妇女的靠山。

透过葛瑞丝和其他行动者的引介，我们在夸祖鲁纳塔尔省农村地区访问许多怀孕妇女和新生儿母亲，

「强迫」筛检

许多女性觉得自己在诊所被迫接受爱滋筛检。

「你会被逼着做筛检，」一名来自伊秀威（Eshowe）的妇女说。「如果你不做，就拿不到产前证明…你必须出示检查结果，才能去医院。」

儘管强迫筛检违背官方指导原则，但却仍普遍存在，让妇女及女孩心生恐惧。

许多妇女告诉我们，她们害怕自己爱滋带原者的身分会被洩露出去，因为一般诊所并不尊重病患的隐私权。

「〔我〕很怕去诊所，」一名来自杨谷叶村（Yanguye）的妇女说，她同时也是两名孩子的母亲。

「我当时说，『哇！如果我发现自己感染了爱滋病毒怎麼办？哦！太多閒言閒语，不行！我不能去诊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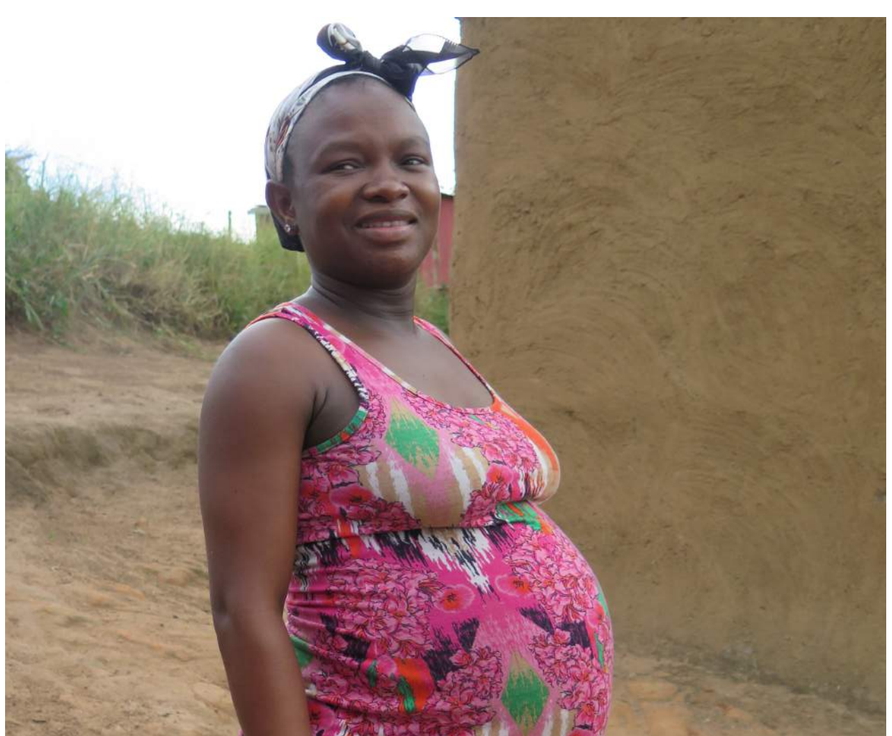
「我当时很害怕，在诊所做〔爱滋病毒〕筛检时，他们〔卫生工作者〕便对我大吼：『你怕什麼』、『年纪轻轻的』，听到这些我的心情更加沮丧。」

左上起顺时针：小卡车（当地人称「bakkie」）几乎是乌东古卢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该地区医疗机构的孕产妇死亡率高居南非全国第3名，许多妇女为了抵达诊所，必须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长途步行。想瞭解更多，请看我们製作的纪录片《破碎的生命线（A broken lifeline）》预告：http://bit.ly/LifelineSA

「我很生气，因为护士对我们大吼大叫，」来自伊秀威的20岁母亲贊玛（Zama）说，她手上正抱着6个月大的儿子，向我们描述到妇产科诊所的经验。

葛瑞丝・恩格玛，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乌东古卢区的社区专案协调员。这名女学生怀孕时年仅17岁。

所有照片版权©Amnesty International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爱滋带原者的污名在农村地区仍很根深蒂固。

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妇产科诊所中的卫生工作者会羞辱、喝斥病患，尤其是对年轻、贫穷或爱滋带原者妇女更是如此。

救命的治疗

10多年来，南非政府为爱滋感染者的怀孕妇女提供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reatment，简称ART），预防她们将病毒传染到胎儿身上，因此现今只有不到3%的新生儿先天感染爱滋。自2010年以来，孕妇还可获得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ighly Active ART），以保护自身的健康，孕产妇死亡人数因此下降了13%。

这些政策得以成功的前提，是妇女能在怀孕初期就获得妇产科医疗照护。然而就我们所知，政策执行不力造成某些怀孕妇女太晚、或根本无法到妇产科接受照护。

交通不便

交通问题是健康照护的另一个障碍。

「大多数男人都没在工作，」葛瑞丝说。「所以对女人来说，有钱能负担养小孩、怀孕开销、乘车到外地就医等费用，实在非常非常困难。举例来说，某些地区根本没有诊所。

「为了到妇产科诊所，农村孕妇必须搭乘小巴士进城，对这些贫困妇女来说，车资是很大一笔花费。」

在乌东古卢叫救护车，一般要6小时才能抵达，有时要等12小时，有时救护车根本不会来。

遇到紧急状况时，私人叫车到医院更是天价——高达80美元，等于许多家庭一整个月的收入。

上述种种问题，造成许多妇女为了节省交通费用，而儘量延后就诊，有些孕妇因为没钱租车，又苦等不到救护车，最后就在家中、甚至公路旁边分娩。

带来希望的女性

我们在这些乡下地方遇见许多女性行动者，儘管困难重重，仍坚持为改善她们的社区而奋斗，葛瑞丝就是这样的女性。

「回想起来…我自己以前也是个农村妇女。我很努力打拼，」她说。「我不满意我的生活和遭遇，觉得自己受到压迫。

「〔但是〕我也感觉到，还是有希望的。

「〔现在〕我的环境已经好多了，我可以对一些事情说『不』，也可以帮助其他人。」

我们将在10月发布南非孕产妇健康调查报告和倡议行动，敬请持续关注。

左上起顺时针：夸祖鲁－纳塔尔省农村地区的典型住宅。乌东古卢区的妇女储蓄互助会会议，这种团体使女性获得财务独立，让她们能够靠着低利借贷支付就医交通费和其他开销。「大家会坐在那棵树下等救护车来，」姆巴利・恩迪罗伍（Mbali Ndlovu）说，她是来自夸祖鲁－纳塔尔省的大学生，主修生物化学和微生物学。「附近有3、4个女人就在这裡生下小孩。」札内勒・恩迪罗伍（Zanele Ndlovu）和她刚满两週的小孩。救护车把她送到梅尔墨斯（Melmoth）的医院后不到5分钟，小孩就出生了。

所有照片版权©Amnesty International

採取行动 > > >

这些女性值得享有更好的人生，所以我们要发起新的倡议运动，改善南非女性取得妇产科医疗的管道与权利。

请和我们一起写信敦促南非总统雅各布・祖玛（Jacob Zuma）：

>> 确保政府所有部门一起对抗孕产妇高死亡率、爱滋感染及性别歧视

>> 积极促进农村地区发展，包括改善所有社区之间的道路交通、提供价格低廉的交通工具。

收件人请写：

Jacob Gedleyihlekisa Zuma,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Union Buildings, Private bag X1000, Pretoria 0001, South Africa

该为谁修筑堡垒

在欧盟耗资数百万拒人命于外时，「欧洲堡垒」门前的悲剧也悄悄上演。

欧洲大陆由战争形塑而成，历史上人民四处流亡避难，以寻求更好的生活，至今仍有成千上万避乱和贫穷的人们，不停地涌向欧盟边界，以为自己终于有了安身立命之地。

许多难民和移民是为了逃离叙利亚、阿富汗和厄利垂亚等国的危急局势，他们不远千里而来，通常还冒着生命危险，只因相信欧洲会保护他们的人权。

但近来，很少人再有机会进入「欧洲堡垒」，因为过去几年，欧盟忙着修建有形和无形的围篱，把人们挡在门外。

保加利亚是最新的例子，在2013年9月到11月之间，将近8,000名难民和移民跨越该国与土耳其的边界，其中超过半数来自叙利亚，但到了2014年1月至3月底，只有302人成功跨越边界。

为什麼？

答案很明确，拒人于外已成为欧盟的策略，欧盟採取双管齐下的作法，一方面要求非欧盟邻国如土耳其，拦截前往欧洲的人们，另一方面鼓励欧盟各国，保护本国边界，购买精密科技，并部署成千上万的边界警卫。

根据我们的最新报告指出，这种情况已在保加利亚和希腊两国出现。

自2007年至今，欧盟为加强边境管理已耗资18.2亿欧元，负责协调各国边境运作的欧盟边境管理局（Frontex），在2014年得到近8,920万欧元的预算。相对地，欧盟避难支援办公室（European Asylum Support Office）的预算只有1,560万欧元。

将人们排拒在外所费不赀，但不能解决问题，只是把人从一国边界赶到另一国去，迫使他们为求生路而踏上更危险的旅程。从北非通往义大利的地中海路径，光去年10月就夺走400多条人命。

「欧洲堡垒」的人道成本仍直线上升，2000年至今，估计共有23,000人为抵达欧洲而丧命。数百万人被卡在途中，困在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等国的难民营裡，连日常用品都没有着落。

藉由我们「欧洲S.O.S.」运动，国际特赦组织呼吁欧洲各国政府停止高筑堡垒，造成人道成本不断攀升，我们期望各国负起责任，保护边境前的人民，照顾这些世上最弱势的儿童和男女。

修筑围篱不是答案，我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採取行动 > > >

加入我们的「欧洲S.O.S.」运动，请见：
www.whenyoudontexist.eu
并在推特追踪@dontexisteurope，加上#SOSEurope 标籤。

边界警察守卫保加利亚与土耳其边界新建的30公里围篱，靠近戈尔扬德文特村（Golyam Dervent），摄于2013年11月。

© NIKOLAY DOYCHINOV/AFP/Getty Images

真相檔案

迷思
欧洲快被难民淹没了。

事实
大多数难民落脚在自己的故乡附近，2013年年中，收留最多难民的国家是查德、中国、衣索比亚、伊朗、约旦、肯亚、黎巴嫩、巴基斯坦、土耳其和美国。

数字会说话
100万
截至2014年4月住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人数。

450万
黎巴嫩原居住人口。

96,326人
从叙利亚爆发危机到2014年4月之间，到欧洲寻求庇护的难民人数。

国际正义守望者

国际特赦组织国际正义中心主任史提芬妮．巴布尔 (Stephanie Barbour)，带领 WIRE 走进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一窥堂奥。

© Private

「国际正义中心」是什麽？有何重要性？

国际正义中心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Justice，以下简称「中心」) 成立于2012年9月，由国际特赦组织荷兰分会与国际秘书处共同创办，设于素有「和平与正义之城」美名的海牙，是国际刑事法院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简称ICC) 所在地，现已成为战争罪行审判的代名词，而我们的中心在国际刑事正义前线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监督ICC的工作，也提倡建立公正、有效且健全的国际司法制度。

你平日工作内容为何？

我负责将国际特赦组织对于ICC的观点，传递给此地的外交与法律界人士，并向媒体发言。目前，我是唯一派驻海牙的工作人员，但得到国际特赦组织法律顾问、实习生和志工团队强大的后盾。

中心每天都面对不同的情况，以去年9月的某一天为例，我先去旁听肯亚副总统的初审开庭，然后出席非政府组织向肯亚媒体说明被害人诉求的记者会，再到ICC财政委员会进行游说，要求他们为将来的案件侦办提供充分资源。

自你到中心任职后，印象最深刻的事件为何？

从2013年7月 (我刚搬来此地) 开始，非洲联盟 (African Union) 向ICC发动强烈的政治攻势，企图阻挠审判肯亚国家领导人。非盟游说联合国安理会阻止该案开庭，同时还支持肯亚提出ICC规约修正案，使现任国家元首豁免于国际法庭检控，而按现行规约是不允许的。

非盟对ICC的政治攻势造成什麽影响？中心如何回应？

像这样的政治攻击可能损伤ICC的正当性，仰赖ICC寻求正义的受害者声音，也将因此被忽略。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人都在阻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拒绝沉默，要让世人了解ICC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们为受害者发声，为正义原则挺身而出，同时我们要求ICC遵守自己的标准履行职务，对抗重大犯罪不受惩罚的现象。

我们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建立联盟，阻止政治力量干预ICC办案。非盟要求将肯亚领导人审判延期的提案，联合国安理会已于去年11月正式否决的提案，但某些试图改变ICC的提议仍然存在。不过我有信心，凭着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伙伴团体的倡导，各国政府可能会说「够了」，坚决反对削弱《罗马规约》的完整性或ICC有效运作的能力。

你觉得你迄今最大成就为何？

1998年起草《罗马规约》(创建ICC的法律) 时，国际特赦组织努力确保被害人可在律师协助下与检、辩双方一同出席庭审，当时这项工作非常成功。不过，在中心成立的头一年，我们发现在ICC首件案例中，被害人出席参审实际上没有完全落实，于是我们和酷刑救济组织 (REDRESS) 合作，建议ICC成立「被害人参审独立专家小组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on Victim Participation)」，ICC接受了我们的提议，2013年6月，该小组提出强化被害人参审制度的7大原则，要求ICC遵守。由此，我们跨出了一大步，不仅确保ICC遵循《罗马规约》保障被害人权利的精神，更改变争议焦点，不再只顾着提高被害人参审的成本效益，以便维护出资国家的荷包。

有没有什麽ICC特别应该加强的地方？

ICC审理的首件性暴力犯罪案件中，还没有任何人被定罪。2014年2月，我们受邀对ICC制订基于性与性别的犯罪 (Sexual and Gender Based Crimes) 政策提供建言，藉着这种密切对话，同时尊重侦查不公开和法院的独立性，国际特赦组织可以尽可能改变现状，确保ICC坚持打击有罪免责 (impunity) 的目标。

全球声援

写一封信 改变生命

你的一封信，
可以解救一名囚犯、
阻止一场处决、
或帮助痛失亲人的
家庭重获正义。

>>

© Amnesty International

帮助Claudia 争取公道

姓名： Claudia Medina
地點： 墨西哥

2012年8月7日凌晨3时许，一群海军陆战队破门闯进Claudia Medina夫妻与三个孩子位于墨西哥东部维拉克鲁兹市（Veracruz City）的家。他们绑住她的双手、蒙住她的眼睛，把她拉上卡车载到当地一处海军基地。

Claudia说，海陆士兵对她电击，用塑胶布裹住她的身体再拳打脚踢，以免留下瘀青，甚至性侵她，并把她绑在户外的椅子上，任她在午后炽热的阳光下曝晒。

第二天，Claudia被强迫签署一份自白书，但她连内容都没看过。她被押上媒体示众，说她是名危险罪犯。同月稍晚，Claudia获得保释，现在她被控的两个案件仍在进行上诉。

Claudia曾设法向一名法官申诉，却遭到酷刑，该法官也下令进行调查，然而负责调查的联邦检察署（Federal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却置之不理。至今已过了两年，但她仍在等待正义获得伸张的一天。

你的信可以帮助Claudia： 请浏览网站http://bit.ly/ClaudiaMedina，或写信要求墨西哥联邦检察署对她遭酷刑案件儘速展开彻底调查，公布调查结果公佈、将应负责者移送法办，此外，有利于Claudia指控的独立医学检验报告应被列为证据。

信件开头请写「检察总长阁下（Dear Attorney General/Estimado Señor Procurador）」，收件人请写：
Jesús Murillo Karam, Federal Attorney General/
Procurador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 Procuraduría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
Paseo de la reforma 211-213
Col. Cuauhtémoc, C.P. 06500
Mexico City, Mexico

Email: ofproc@pgr.gob.mx
Fax: +52 55 5346 0908
（请不断重播，接通后用英文说「fax」）

© Private

秘密监禁、 酷刑逼供

姓名： Ali Aarrass
地點： 摩洛哥/西撒哈拉

Ali Aarrass以恐怖主义罪名被判刑12年，正在摩洛哥服刑。他否认一切指控，表示自己是在酷刑逼供下被迫认罪。

Ali出生于1962年，摩洛哥北部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Melilla），因15岁时迁居比利时而拥有比利时/摩洛哥双重国籍，2005年他回到梅利利亚，陪伴年迈的父亲。

2006年，西班牙当局怀疑Ali涉嫌恐怖主义，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据。2008年，他再度遭到指控，并因摩洛哥当局要求引渡而入狱，他被单独隔离监禁超过两年，其间3度绝食抗议。

2010年12月，Ali被引渡到摩洛哥，据他表示，摩洛哥情报人员把他关在秘密监狱刑求12天。当他被移送到拉巴特（Rabat）附近恶名昭彰的萨雷二号监狱（Salé II）时，阿里身上的酷刑伤痕震惊了其他受刑人，他的心理创伤至今未能平復。

Ali被控非法使用武器以及参加恐怖组织，该组织意图在2011年11月採取恐怖行动，他被定罪的基础仅有遭受酷刑后的自白。Ali说，他曾被迫赤身裸体，整夜剥夺睡眠。

你的信可以声援Ali： 请浏览网站http://bit.ly/JusticeForAli，或写信要求摩洛哥司法部长儘速彻底调查阿里自称遭酷刑的案件，并且遵照联合国任意拘押问题工作组的最新决定将他释放。

信件开头请写「都长阁下（Your Excellency）」，收件人请写：
El Mustapha Ramid, Minister of Justice and Liberties,
Ministère de la Justice et des libertés, Place El Mamounia – BP 1015, Rabat, Morocco

Fax: +212 537 73 47 25

© Private

捍卫Moses 的未来

姓名： Moses Akatugba
地点： 奈及利亚

2005年11月，当年16岁的Moses Akatugba正在期待初中入学考试放榜，他的人生却从此改变。奈及利亚军队在他回家途中将他逮捕，控告他参与持械抢劫，偷走3支手机、一些钱和证件，但他从未承认上述指控。

Moses说，当时士兵开枪射伤他的手、殴打他的头部和背部，并将他带到当地一处陆军营区。到那裡后，他们给他看一具尸体，要求他指认。

Moses说他不认识死去的人，士兵便再度殴打他。他们把他送去警察局，警员殴打他，把他倒吊几个小时，还拔掉他的手脚指甲。

「我经历了无法想像的痛苦。」Moses说。警员强迫他签署两份事先写好的「自白书」，成为日后审判他的证据。

此后8年Moses便在狱中度过，2013年11月12日，他被判绞刑。定罪的依据是他的「自白」和抢案被害人的证词，负责侦办本案的警员并未出庭。

由于Moses被捕时还未成年，他绝对不该被判死刑，这样的判决违反国际法。此外，任何酷刑后取得的「自白」都不得做为法庭证据。

你的信可以帮助Moses： 2005請瀏覽網站http://bit.ly/MosesAkatugba，或寫信給奈及利亞三角州（Delta State）州長，要求減免他的死刑，並對他所遭受的酷刑進行公正調查。

信件开头请写「州长阁下（Your Excellency）」，收件人请写：
Dr. Emmanuel Uduaghan, Governor of Delta Stat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Government House, Asaba,
Delta State, Nigeria

被警察痛殴

姓名： Alfreda Disbarro
地点： 菲律宾

Alfreda Disbarro是单亲妈妈，家住菲律宾奎松市。2013年10月，她在家附近一间网路咖啡店遭警察拦下，指控她贩毒。她矢口否认，并自愿接受搜身，警方在她口袋裡只发现一支手机和5枚索硬币。

后来，警察拿枪指着她，殴打她的胸部，将她双手铐住带回警局。她说，一名高阶警官为了逼迫她认罪，把她压在牆上，连续殴打她的肚子和脸部，还用棍棒打她、用手指戳她双眼、搧她耳光、将拖把塞进她的嘴巴、抓她的头撞牆等等。

警察要求Alfreda在一张白纸上签名，还强迫她拿着3张百元钞票和一小包毒品拍照，她说那包毒品其实是警察自己拿来的。殴打造成的疼痛使她食难下嚥、呼吸困难、持续呕吐好几天。

现在，Alfreda被控贩卖和持有非法药物，关在当地监狱等候审判。儘管她曾接受医师验伤，发现她身上许多疤痕和伤口，但她指控警察酷刑的案件，从未得到调查。

你的信可以帮助Alfreda： 请浏览网站http://bit.ly/AlfredaDisbarro，或写信呼吁代理检察总长Alexander Roldan儘速彻底调查她的酷刑案件，将应负责者移送法办。

信件开头请写「检察总长阁下（Dear Inspector General）」，收件人请写：
Police Director Alexander Roldan,
Inspector General, Internal Affairs Service,
Philippine National Police Compound,
Camp General Crame,
Quezon City,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1100

Email: iaspd@pnp.gov.ph, niasprd@yahoo.com.ph, rias_ncr@pnp.gov.ph

© Private

和平示威换来 18年徒刑

姓名： Dilorom Abdukadirova
地点： 乌兹别克

Dilorom Abdukadirova是4个孩子的母亲，在乌兹别克东南部安地藏（Andizhan）务农为生。2005年5月13日，她到市中心参加了一场抗议集会。

在集会中，讲者们呼吁伸张正义、消除贫穷时，维安部队突然开枪，打死数百民众。Dilorom夹杂在惊恐的群众中，没命地奔逃。惊惶失措之下，她无意间跨越了邻国吉尔吉斯的边界。

她随即被送到罗马尼亚一座难民营，于2006年以难民身份获得澳洲永久居留权，但Dilorom很想回家。安地藏政府当局向她家人保证她回国不会有事，但当她于2010年1月降落在塔什干机场，警察立刻将她拘押4天。

她和家人短暂团聚后，再度遭到拘押，无法会见律师或家人长达两星期。2010年4月，Dilorom被判10年徒刑，罪名是「意图推翻宪政秩序」和未经许可离开乌兹别克。

她的家人说，她在法庭上神情憔悴，脸上带有瘀伤，他们认为她受到酷刑，并被强迫取下穆斯林头巾出庭。2012年，她的刑期又被延长8年，理由是「故意违反监狱规则」。我们相信Dilorom是良心犯，因为参加安地藏示威活动而被惩罚。

你的信可以帮助Dilorom：请浏览网站http://bit.ly/dilorom，或写信要求乌兹别克总统撤销她的一切罪名，立即无条件释放她，并对她指控遭到酷刑儘速展开公正调查。

信件开头请写「总统阁下（Dear President）」，收件人请写：
President Islam Karimov, Rezidentsia prezidenta
ul. Uzbekistanskaia 43, Tashkent 700163, Uzbekistan

全球声援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 REUTERS/Saleh Salem

「我们已不再恐惧」

当你的丈夫、儿子或兄弟，因为批评政府当局被抓去关，你该怎麽办？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妇女说，要保持决心和希望。

「他们已经把坏事做绝，」阿兹莎（Aziza）说。「他们把他抓走了，我们现在没什麽好怕了。一开始我们很恐惧，现在我们不会了。」

阿联持续打压改革派人士，阿兹莎的亲人因此被捕，现在她自己也成了当局的目标。

2011年起，许多呼吁民主改革和保障人权的人士，遭到阿联当局锁定逮捕。他们大多和非暴力伊斯兰组织伊斯拉（al-Islah）有关，自1974年组织成立，便以和平方式参与社会与政治议题讨论。

数十人被以莫须有的国家安全理由拘捕。被捕后，他们没有罪名却被羁押，遭秘密监禁或单独隔离监禁，有些人甚至遭受酷刑。

被捕人士的家人常奔走数月，仍无法找到亲人的下落，当他们向政府官员求助，总是石沉大海。

良心犯

2013年，69名改革派人士被判处7到15年徒刑，包括被认为与伊斯拉有关的人权律师、法官、学者和学生，他们遭到群众公审，过程极不公正。许多良心犯被控「意图颠复政府」，只因以和平方式呼吁民主改革，即遭到拘押。

这种骚扰恐吓仍持续进行，不仅剥夺行动者本身的自由，也波及他们的家人。「我们觉得悲伤、不公平、很委屈，因为他们夺走我们的家人，」一名妇女说。

不论是这名妇女或其他个案，我们甚至不能告诉你谁被带走了，否则这些妇女和他们的家人都可能会有危险。

无所畏惧的行动者

儘管生活在充满恐惧和焦虑的环境中，这些家属拒绝让悲观的想法主宰自己和下一代。他们也成为行动者，利用推特等社交平台刺激大家关注，透过文字传播他们亲人正遭受秘密拘押、酷刑、不公正审判和狱中虐待的真相。

「我非常努力地照着法律程序走，告诉自己只要抱着决心、耐心抗争下去，我一定能克服这个难关，」一名妇女说。「我努力透过任何我会使用的平台，让全世界知道这些囚犯遇到的不公不义，包括他们的抗争经历、他们的案件详情。」另一名妇女呼应。

但是当这些囚犯的母亲、妻子、儿女试图面对亲人遭受不公不义的现实，公开为他们争取自由时，他们自己也开始遭到跟踪、骚扰、威胁甚至判刑下狱。

「有时是以威胁的方式进行骚扰，警察（告诉我）说我可能会找不到工作，或者被捲入刑案，」哈碧芭（Habiba）说。「他们经常在推特上威胁要逮捕我。」

这样的威胁和阻碍，让他们每天都在险境中求生存。家庭经济支柱突然被抓走，收入大幅减少，许多妇女被迫母兼父职，但她们努力养家活口，却还要受到阿联国家安全部门的刁难，该部门利用「身家调查表」剥夺囚犯家属的就业机会，使她们在求职最后一关被刷掉，哈碧芭就是受害者之一，有些家庭只能依赖好心的亲戚周济度日。

勇敢对抗威胁恐吓

反复面对威胁和可怕的后果，许多家属被迫停止用推特发声。对其中一些人来说，威胁已经成为现实，好几名家属为了公开替亲人喊冤，而被捕入狱。对另一些人而言，他们遭遇的是心灵上的囚禁，一名妇女说被迫停用推特帐户也是一种监禁，即便形式上和她狱中亲人所遭遇的不同。

对某些女性而言，日復一日的恐吓威胁让她们难以承受。「从他被捕后，人生变得好恐怖、好令人沮丧，」尤丝拉（Yousra）说。「我们在家裡也不觉得安全，我们最担心的是孩子们。」

儘管如此，恐惧中仍有希望，正义就在不远之处的希望。「我希望可以活得有安全感，国家安全机关不再宰制日常生活，不再有秘密拘留所，参与、製造这场灾难的所有人都受到法律制裁，」一名妇人说。

正是这份希望，驱使许多妇女抛开恐惧，不惜一切为亲人争取正义。「说出真相是我们的责任，」阿兹莎说。「我们必须保护我们亲爱的家人。他们想说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享有人权。」

「我们越来越勇敢了，我们不怕说出真相，」阿兹莎说。「我们已不再恐惧。」

***文中人名皆为化名。我们将在今年秋季发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研究报告，请持续关注我们。**

「历史不管多麽伤痛
也无法抹灭，但是
只要鼓起勇气面对，
就能不再重蹈复辙。」

玛雅．安哲洛（MAYA ANGELOU）
作家/行动者，1928 – 2014

AMNESTY
INTERNATIONAL